

罗静 著

我本多情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永恒为本

罗静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本多情/罗静著.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
ISBN 7-5306-3402-X

I. 我... II. 罗...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27716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 189 号

邮编:300020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27312757 邮购部电话:(022)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永清县第一胶印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8.5 插图 2 字数 190 千字

2002 年 5 月第 1 版 200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定价:15.50 元

内 容 提 要

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秦朗不甘心命运的安排，不惜出卖灵魂赢得势力人群的仰望。当他付出巨大代价终于摆脱生活的窘境过上富足的生活时，他才发现在一片眼花缭乱浮华的背后，他只不过是一个被人们不齿的富婆包养的小白脸。他的恋人郝妍为此身心俱碎，无力面对这一残酷的现实，不惜付出花季一般的生命与这个无奈的世界告别……

秦朗虽然从一个穷酸一跃变成富足者，但其内心深处是一片空白，他无时无刻地不在思念郝妍，思念着他曾拥有过的初恋。当他千辛万苦找到当年纯情美丽，如今却憔悴万分痛不欲生的郝妍时他的心碎了，又当他得知造成这一切悲剧真正的隐情后，他决定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一个可怕的复仇计划开始了……

一阵阵枪声过后该去的都去了，留下的只是那拨动人们心弦的回音：逝水年华，十年一梦，红颜薄命，岁月沧桑……

责任编辑 / 张竞毅
封面设计 / 张伟



作者自白

我是一个新生代女作家——这是我的第一本书出版后善意的人们送给我的一个爱称，我喜欢它，但我不了解它。

我今年只有二十多岁，不算老但是也不年轻了。

我的头发很长，但是它们飘得不高。

我的感情很脆弱，但是它们不矫情。

我的思想很古怪，但是它们不荒诞。

我的愿望很简单，但是它们很真诚。

我热爱的人和事物很多，但是他们中有一些伤害了我。

我的第一本书叫《我本纯情》，我终于找到了一个我很喜欢又能以此为生的行当。

我爱我的书和我的读者。

1

郝妍就想人类历史是沿着怎么一条发展轨迹演进的呢？苦难的中国好不容易挨过了旧社会，迈入了无处不飞扬着新思想的新社会，可怎么搞的，仅仅是一转眼间，腐朽的声色气息又在这个城市的大街小巷飘飞着……

郝妍老远就看见乔伊人那辆醒目的红色宝马招摇地停在911迪厅的门口，在它的周围乱七八糟地停着一些不上档次的夏利、奥拓一类便宜车，一看就知车主是那些乔伊人平日里几乎连正眼都不会多给一眼的低档次消费人士；其他的就更是一些乔伊人瞧不上眼的摩托车甚至自行车车主。郝妍这时就有些不太明白平日里高高在上一掷千金的乔伊人怎么肯屈尊委屈来到这个寒酸的小迪厅，要知道当年乔伊人凭着年轻美貌傍上郝妍的大款父亲春风得意的时候，最低档的消费场所都是一些上星级的娱乐场所。

郝妍走到乔伊人的红色宝马前停了一会儿，脸上的表情几乎是深不见底的，仿佛所有的答案她早就洞悉了似的，她现在之

所以在 911 迪厅前这么犹豫只不过是因为她现在必须要想清楚一些事情,如果再拖延下去恐怕一些惊天动地的大事就要难以控制地发生了。

郝妍缓缓从宝马车上收回视线,这辆车真正的主人其实应该是她,当年风流的父亲迷恋上风情万种的交际花乔伊人不仅无情地伤害了母亲,甚至还将郝妍的十八岁生日礼物转手送给了乔伊人,讨其欢心。

郝妍从鼻孔里冷冷地笑了一声,前几年为了替母亲出气她不惜交上黑帮男友大村纠集一帮流氓地痞在路上截乔伊人,她甚至对只有初中文凭的大村许诺说只要帮她对付乔伊人,大学一毕业她就嫁给他。

大村虽然十分喜欢漂亮的郝妍,并且也不惜为心上人两肋插刀,但从未奢望过能娶她,甚至那时他已经因为绑架挟持了乔伊人两个小时而被暴跳如雷的郝之文用重金买通派出所警员将一个莫须有的罪名栽赃在他的头上,不得不在牢狱里度过他一生中最美好的五年青春时光。

郝妍经常去监狱里探望大村,每次见到他她都要咬牙切齿地对她说她一定会替他出这口气的。那时头皮剃得青筋暴露的大村就习惯性地冲她感激地一笑,后来郝妍说得就像《祝福》里的祥林嫂叨唠她那被狼叼走的孩子似的啰嗦,大村这才不耐烦道:“你别以为我天天在这里劳动改造对外面的大好形势一无所知,美国都在选新总统了,下一个世纪都要来临了,那个骨子里都在发骚的乔伊人还会再看上你那该去老人院安享晚年的老爸?就是傻子闭眼一想都会猜到那个女人一定是骗完你老爸的钱去养个小白脸……”

大村的话音还未落,郝妍的脸色已变得十分难看。大村打

量着她有些自鸣得意,他知道他猜对了事实,然而他打死都没想到的是乔伊人养的那个小白脸会是郝妍的男朋友秦朗。他以前听郝妍提过这个男孩子,秦朗是郝妍的大学同学,只不过两个人同校不同系,郝妍学的是历史,秦朗学的是计算机,也就是说两个人日后一个要同研究死人打交道,而另一个则要同无形而未知的未来接触。

应该说两个人是站在两个极端看世界,按常理而言两人应是遥遥相望的,但不知是老天的安排还是郝妍、秦朗的刻意所为,他们都走进了对方的世界。郝妍一直心存这样一个谬论:只要是大学毕业,无论所学的专业是什么,都可以随心所欲地窜岗窜位。她就经常用她专业的研究历史的眼光侵入秦朗的专业领域,那时的秦朗正在为毕业分配到一个好单位而绞尽脑汁地四处奔波着,后来不知怎么他跑到了911迪厅去做DJ,那时郝妍就特不明白,就算秦朗也认同她的谬论,可无论如何也不应该窜到911迪厅去做DJ,要知道当郝妍第一次去迪厅看见秦朗蓄长发扎辫子,穿当年大村在街头上做混混时的一身纨绔装束时,她着实在那一瞬发自内心地痛苦了。

郝妍就想人类历史是沿着怎么一条发展轨迹演进的呢?苦难的中国好不容易挨过了旧社会,迈入了无处不飞扬着新思想的新社会,可怎么搞的,仅仅是一转眼间,腐朽的声色气息又在这个城市的大街小巷飘飞着,身为国家干部的郝之文一下海做了大款就抛弃了结发之妻,什么名节形象在贪婪的欲望前统统都抛到了脑后;乔伊人这一类人分明是当年曹禺名著《日出》里的陈白露,可陈白露的存在有她特定的历史环境,而在新社会里成长起来的乔伊人有哪一点可以堂而皇之说出口的理由去说服众人理解她做新社会陈白露的苦衷。还有秦朗,那可是个有着

堂堂七尺身躯的男儿，怎么就可以为了一点小恩小惠投入长他近十岁的乔伊人的怀抱，甘心做人们嘴中不齿的小白脸。

郝妍突然就在喉头涌上一种酸楚的欲哭无泪的感觉，尽管这个时候根本就不是她该流眼泪的时候，她在眼眶里的泪珠即将掉下的那一刻及时地将它们咽了回去，因为她想起了她今天来此的正事还没办，现在可不是她当众落泪的时候，即使今天一定要有人当众落泪，那个人也不该是她郝妍。

郝妍对着充满潮湿气息的夜空深吸了一口气，大踏步向911迪厅的大门走去，一推开那扇简直就是黄色场所屏障的大铁门，一股令她向来厌恶至极的夹杂着香烟燃烧味、啤酒味、汗臭味、廉价香水味的颓废气息便迎面扑来，几乎令她当场呕吐，然而就像她在乔伊人宝马车旁的痛苦回忆一样，就算是煎熬，她也要从这引诱好人灵魂堕落的地方揪出秦朗和乔伊人，当众质问他们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

迪厅里灯光摇曳昏暗，秦朗正在音控台上手舞足蹈声嘶力竭地带领着台下随着节奏强烈舞曲疯狂舞动的少男少女们拼命释放他们的激情。郝妍没在那群舞动的精灵中发现乔伊人，她想乔伊人一把年纪了也不会不顾身体健康跟着那帮可以叫她阿姨的孩子们一起跳热舞，她此刻一定坐在哪个舒适的皮沙发里一边喝着啤酒吐着烟圈一边透过眼前那缭绕的烟雾目不转睛地打量她那心爱的小情人在舞台上的飒爽英姿。

郝妍想着就忍不住在嘴边挂起一缕不屑的冷笑，这是她向来的表情，尤其是此刻她更需要这种表情，否则她就无法深刻地表现出她与这间黑屋子里人们身份的不同。周围有人注意到了一身高贵端庄职业套装的郝妍，她手提着名牌真皮公文包站在那里，一脸冷漠不屑表情的样子与这屋子里的气氛是那样的格

格不入。不是说白领就不可以下班后到迪厅里身心放松一下，而是在这个城市里像迪厅这种娱乐场所也是分等级的，911 迪厅可能适合秦朗，但却不适合郝妍和乔伊人，可是今天她们为了同一个男人都屈尊来到了这里，只不过一个是来爱他的，而另一个是来恨他的。

郝妍那张脸很快引起一些人的注意，因为他们只稍稍屏息冥想了两秒钟便认出眼前这个漂亮冷漠的女人是每天都会在早新闻里露脸的电视台女新闻主持人。大学毕业直到一年后的今天，郝妍都没搞明白学历史的她怎么会跑到电视台去做新闻主持人，后来有一天与秦朗因为 911 迪厅事件发生争执，经对方冷嘲热讽般的提醒她这才突然想起虽然自乔伊人介入她的家庭后她一直拒绝再认郝之文为父亲，可是郝之文却一直挂念着他这个宝贝女儿，身边的女人可以一个个地换，可是女儿只有一个，身上流着他血管里鲜血的女人也只有这么一个，所以尽管郝妍将其几乎恨到了骨头里，郝之文却仍旧待她一如既往，就像郝妍学会走第一步路就是郝之文双手搀扶的一样，郝妍活到现在二十五岁仍旧离不开郝之文的搀扶。

郝妍也习以为常了，郝之文给她什么她就要什么，反正这一切都是天经地义的，只是郝妍经常在想郝之文除了不断地给予她之外，他还要再为她的母亲付出一些，至于代价该有多沉重，郝妍想那都是郝之文应该接受的报应，天下哪有那么好的事，一个人永远春风得意，而被他（她）所伤害的人一辈子都要活在痛苦里。郝妍坚信这是一个轮回的世界，一切都在有序地轮回着，只不过是时间长短而已，对于郝之文是这样，对于乔伊人和秦朗也是这样。

郝妍绕过身边那些像蛆一样扭动着身体的人们径直站在秦

朗面前，一脸似笑非笑地望住他。秦朗那时正在手忙脚乱地摆弄着音控台上的大小按钮，郝妍突然映入他的眼帘后，他惊的一阵剧烈地手忙脚乱，险些手下动作失控制造出后果不堪设想的噪音效果。郝妍冷冷地注视着他，嘴角仍旧漾着不屑，眼里更是轻蔑。秦朗无法忍受她脸上的表情，一把拎过身边的助理命令他继续操纵现场，然后跳下音控台拉着郝妍向角落走去。

“乔伊人呢？我在外面看见她的车了。”郝妍冷笑道。

“我不知道，迪厅的客人这么多，我哪能个个都招呼，再说那也是老板的事，我只不过是个DJ，做好我的本分工作就行了。”秦朗一脸不以为然后道。

“你当这是你的本分工作？”郝妍几乎是在用鼻腔发声，她从秦朗那表情近乎麻木的脸上移开视线去打量周围，映入眼帘的仍是那令她作呕的各种丑态，“你学了五年的计算机难道就是为了到这里来陪他人寻欢作乐？”

秦朗瞄了她一眼，眼神颇为怪异，但有那么一刻他那充满轻佻的眼神在掠过郝妍那双布满伤感的眼睛时突然就做出一副心疼的样子，但很快他又将神情变了回去。

郝妍失望地扭过头去试图在人群中找出乔伊人，似乎她今天只有找出乔伊人，大家三个人面对面地在一起，困扰她多日的烦恼心思才能解决。秦朗默默地观察了她一会儿，终于开口叹道：“算了，郝妍，你就是现在找出乔伊人来也没有用，能解决什么问题呢？你连问题的根结都没找到，就妄想得到答案，你这是在徒劳啊！”

郝妍没理会他，继续探着脖子在人群中寻找乔伊人。秦朗眯着眼睛打量了她一会儿，突然伸出手去扳过她的头将她的脸面对着自己，深深地注视着她，轻声道：“郝妍，你不应该怀疑我

对你的感情……”

“那你叫我如何相信你对我的感情？”她痛心道，“难道就像今晚这样看着我的男朋友和别的女人在一起快活？”

秦朗盯着她说：“你看见了什么？看见我和她在一起了吗？”

“你真令我恶心！”她伸手挥掉他的手，眼里近乎是在闪着泪光，“你是不是想让我看见你们在床上才心满意足？秦朗，你要搞清楚乔伊人比你大十岁，她差点做了我的小妈，而你却甘心做她的情人，你还知不知廉耻？”

秦朗终于转过脸去不再听她的痛斥，脸上的神情复杂而难测，仿佛刚才郝妍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或者根本什么都没发生过，从一开始他就用这种暧昧的表情来敷衍郝妍，直到今天郝妍忍无可忍地跑到迪厅准备真实地面对一切，可是秦朗还是不给她一个真实明确的答案。秦朗仍旧是一贯的敷衍态度，郝妍却不能当她什么都没说过，她退后几步盯住他一字一句道：“我准备和你分手！”

秦朗迅速做出反映，他立刻收回一直漫不经心地在大厅四周逡巡的视线，集中在郝妍那张因情绪过于复杂而不得不出出一副冷漠表情的脸上。他看见郝妍的眼里闪着一些晶莹的东西，他就担心自己的眼里也会出现它，于是盯了她一会儿很快就移开视线，嘴里始终在保持沉默。

郝妍看了他一会儿，见他居然连一句挽留的话都没说出口，又气又恨掉头离去。乔伊人这才像个幽灵般从黑暗中闪了出来，站在秦朗身边顺着他的视线一起目送郝妍的身影消失在大门口，才开口说道：“为什么不追出去？我知道你很喜欢她，你跟我在一起只是为了钱，那个女孩子才是能走进你心间的惟一。

当初我抢走了她的父亲，现在我又抢走了她的男朋友，说起来就像是我們前生是冤家似的，今生我处处都要同她作对，换做是我也会恨死对方的。”

秦朗没有答理她，视线始终在大厅里无聊地逡巡着，半天才哼了一句道：“郝妍不会恨你的，她只会恨我的，就像她当初只恨她父亲似的，我了解她，她只恨值得恨的人。”说完就转身回到音控台上继续他的现场操纵。

乔伊人望着他高挑的背影不介意地笑着，没关系的，就算秦朗将她贬得再一无是处她都不会介意的，因为她现在正在真实地拥有他，这世上还有什么比真实的拥有更现实的事情呢？郝妍再爱秦朗，或者秦朗再爱郝妍现在对于她乔伊人来说都是微不足道的。乔伊人就想这世上还有什么不能被人为地控制呢？亲情？爱情？在这两者面前比她年轻美丽的郝妍溃败得一塌糊涂，因为什么？乔伊人想到这就禁不住一阵得意地笑，她现在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也许这个答案根本就不用她来操心解答，有些人譬如郝妍恐怕做梦都在渴望得到真实的答案。乔伊人从嘴中徐徐吐出一个漂亮的烟圈，转身回到她的舒适的座位里继续一边喝啤酒一边欣赏秦朗那张在舞台中央被绚丽灯光衬托得格外英俊的脸庞。

2

一想到郝妍，秦朗的脸上就禁不住漾起一丝温馨得几乎是甜蜜的笑容，就算是躺在乔伊人的大床上他仍旧想着她。他想像假如他富有一点多好，这样他就不用每天索然乏味地陪着一个老女人，而是拥着郝妍憧憬他们的幸福生活。可是——秦朗感觉自己连贯的思绪突然就被一种巨大的力量硬生生地扯断了，一个深不见底的伤口正在他的心里迅速蔓延着，仅仅是几秒钟的时间就将他从一种美妙的遐想中拉回到冰冷的现实中。

郝妍一直坐在办公桌前发呆出神，导播已过来催她好几次该进录影室做节目了，可她仍旧一动不动地坐在椅子上漫无边际地放飞着她的心思。后来是节目编辑谭伟亲自来叫她才将她从无边无际的思绪中拉回来。她手忙脚乱地从柜子里拿出化妆包开始上妆，谭伟悄悄地打量着她在她对面坐下。郝妍抬起头瞟了他一眼冲他做了一个询问“哪点不对头？”的表情，然后继续手上的动作。谭伟轻轻笑着，身子向后靠了靠歪着头继续打量她。

郝妍一边上着睫毛膏一边发出声音道：“没见过你女朋友化妆吗？”

谭伟似真似假道：“没见过你化妆。”

“我又不是你的女朋友。”郝妍轻笑道，“你可千万别说你没有女朋友。”

“事实的确如此！”谭伟目不转睛地望着她。郝妍迅速移开视线嘴上仍旧在敷衍着说：“那你可得抓紧了，台里的单身女孩已不多了。”

“包括你吗？”谭伟哼着。郝妍从镜子前抬起眼皮刻意地望了他一眼，一本正经地说：“本人目前对感情的事丝毫不感兴趣，你还是趁早转移目标吧，省得错过好机会。”

“我说过要追你吗？瞧你紧张的！”谭伟一脸恶作剧的表情。

郝妍气得险些将手中的化妆包扔出去砸在他的头上，但她很快就稳定住情绪，收拾好化妆品拿着稿子起身准备离去。她刚一站起来谭伟也跟着站起来，她瞥了他一眼问道：“你不会跟着我上更衣室吧？”

谭伟回答道：“当然不会。”然后走到她身边在她耳边低语了一句，“可是我可以在更衣室门外为你把守，要知道上次娱乐组的丁倩在更衣室换衣时，副台长就径直推门进去了……”

“恶心！无聊！”郝妍一脸嫌恶的表情，掉头离去，谭伟紧跟着她走进录影室。

乔伊人一大早就将电视打开，电视屏幕上正在播放着郝妍主持的早新闻。乔伊人回头望了一眼还在蒙头大睡的秦朗，有意将电视声音放大，郝妍那副平淡而特色十足的声音迅速充斥

在宽大卧室里的每一个角落。秦朗这才从枕头里抬起头来张望对面电视大屏幕里的郝妍，乔伊人用眼尾的余光扫了他一眼，他一副睡眼惺忪的样子但视线一接触到屏幕里的郝妍立刻就 from 床上坐了起来，裹着床单阴着脸向浴室走去。乔伊人在唇边漾起一副得意的笑容，在他身后大声说道：“你是不是一面对她就会有种罪恶感？我总是担心你在抱着我的时候心里是在想着她，这样你就对不起两个女人了。我可不是郝妍，说声对不起就可以了了结一切的，秦朗你要清楚，不是我事先没警告你，你可别做得太过分。”

秦朗尽管将浴室的门关得紧紧的，可是乔伊人那放肆的声音还是清晰地传到了他的耳朵里，他双手撑在陶瓷脸盆上打量着对镜中的那个漂亮男人，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这种情形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每一次面对乔伊人的咄咄逼人他都无言以对，尤其是对方再提及郝妍那就更加令他无法应对，对方就像是武打片里的武林高手似的招招命中他的要害部位，而他就像是被高手点了重穴的手下败将，根本就没有还击之力。

秦朗坐在浴缸上将水开得哗哗作响，人却像中了邪般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乔伊人还在卧室里喋喋不休着，而此时他的思绪却飘到了郝妍那里。他在想此刻的郝妍正在直播间里兢兢业业地工作着，而他却在她的眼皮底下干着不可见人的勾当。

一想到郝妍，秦朗的脸上就禁不住漾起一丝温馨得几乎是甜蜜的笑容，乔伊人说得一点都不假，他的确只爱郝妍一个人，就算是躺在乔伊人的大床上他仍旧想着她。他想假如他富有一点多好，那样他就不用每天索然乏味地陪着一个老女人，而是拥着郝妍憧憬他们的幸福生活。

可是——秦朗感觉自己连贯的思绪突然就被一种巨大的力